

背驰

Runs Counter

薄荷◎著



继同名短篇小说受到无数读者追捧喜爱之后，
历时两年，《背驰》长篇重装上阵……

一样的南烟北木，不一样的动人故事，
一样的背道而驰，不一样的真实感动。



薄荷◎著

背驰

Runs Count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驰 / 薄荷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91-3977-7

I. 背… II. 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5075 号

背驰 薄荷/著

创意策划 金沙优图

策 划 刘 欣

责任编辑 孙淑慧 林 云 丁 筱

编辑统筹 远藤花谢 朱 子

特约编辑 萧萧若水 0.3B

绘图作者 唐 卡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邮编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 秋 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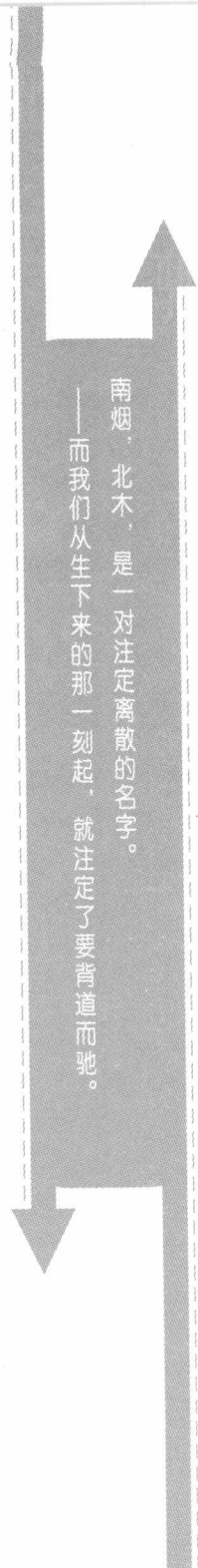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

书 号 ISBN 978-7-5391-3977-7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南烟，北木，是一对注定离散的名字。

——而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背道而驰。

目录

Chapter.01	青梅竹马的谎言	007
Chapter.02	用我的方式来爱你	015
Chapter.03	代号是 G 的男子	022
Chapter.04	受伤事件	029
Chapter.05	再见，北木	037
Chapter.06	因为是女子	042
Chapter.07	独自一人	051
Special.A	紫槿：勇敢的背后	059
Chapter.08	最后一袋橘子	073
Chapter.09	最好的朋友	087
Chapter.10	神秘的男生	097
Chapter.11	离开	109
Chapter.12	新的开始	113

Chapter.13	一场雨	120
Special.B	云妆：瞬间温暖	128
Chapter.14	他们的秘密	142
Chapter.15	对峙	152
Chapter.16	呼之欲出的真相	162
Chapter.17	1/4 的选择	174
Chapter.18	约会	185
Chapter.19	约定了，要幸福	200
Chapter.20	停滞的时间开始转动	207
Chapter.21	盛夏光年	224
Chapter.22	决心 & 像鸟一样……	239
Special.C	北木：王子归来	249
	〔后记〕	253

Chapter.01 青梅竹马的谎言

<01>

我有时会想起北木。

平白无故。头顶日光耀目。我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会就这么突然地，想起他。感觉心被轻轻地、轻轻地握紧，然后再缓缓松开。

北木，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

慢慢蹲下身，靠住身后灰白的墙，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无助。四周来来往往的人群，忙碌得好似不曾止步。心里是一片苍白的空，让我几乎忘记了天空的颜色。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原来在这么漫长的、被称作青春的时光里，你一直都是我的依靠。你从来不曾，从我仰望的角度离开过。

我一直爱着你。原来。

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的，王菲的那张 CD《将爱》，是北木送我唯一的一份礼物。在新年到来的时候，用来告别。

房间里空调开得有点冷，我听完之后给他发短信。我说：“北，我真想为她写一首歌，叫做《背驰》。背道而驰。”

“南，我已经在机场。再见。”这样很好。从今以后，北木在北，南烟在南。

南烟，北木，是一对注定离散的名字。
——而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背道而驰。



我不知道第一次见北木是几时了，大概是刚出生的时候吧。

据说我们母亲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邻里街坊传为美谈——两位孕妇情同姐妹，约定彼此的孩子都唤对方做妈妈。于是我和北木一出生，便同时拥有了两对父母。

那一日我在我妈的肚子里闹得凶，北木的母亲见势赶忙将她送进医院，怎知心一急，竟也要生了。然后几乎在同时，我和北木的哭声响彻产房。

两家人将早已定好的名字赋予我们，南烟，北木。

那一天是7月12日，北木只早我七秒出生。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和北木一起度过的。我们管对方的父母叫爸妈，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彼此家里吃饭睡觉，可以在自己的父母不让看动画片的时候跑到对方家里去开电视，更可以在无聊的时候随时敲响隔壁的那扇门，一起去外面游戏打闹。

这样肆无忌惮的童年如此自由自在，直到大了一点，我才改口叫北木爸爸、北木妈妈。我们都开始有了模糊的概念，其中夹杂了某些从电视剧里看来的暧昧，代表了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这样寸步不离地在一起，便是所谓的“青梅竹马”。当然，大人们谁也没有说南烟北木，你们是指腹为婚的，谁也逃不了。

他们都笑着看我们天真可爱地一日一日长大，两家依然交好得如同亲戚。

说起来是多么可笑的事，我才不会要北木那样的，自然，我相信北木也不会喜欢我这种的。

北木是那样的：安静，内敛，聪明，乖巧，能画很棒的素描，能背出许多唐诗，能把童话故事说得扣人心弦异常精彩，能让每个女孩子都在背后悄悄把他称作白马王子。

而我是这样的：张扬，叛逆，粗鲁，倔犟，能打败一大帮男孩子，能在打破别人玻璃窗后的短时间内迅速逃离现场，能把许多大人惹怒，能让楼下那个患有精神病的女人立刻发疯。

我想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便是骄傲。在北木身上，它被称为一种不染尘世的高高在上的高贵气质。而在我身上，却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倔犟个性。

就像我们的名字，南烟北木。南辕北辙。

我常常对北木说的一句话是：“北，跟我去打架。”

当然，那是小时候。

北木站在原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以目光淡漠注视。我有一些害怕他的眼神，那不应该是一个孩子拥有的眼神，如深渊，如悬崖，如一切不可言说的深而广阔的空间，在他的瞳孔里延伸出一片无限扩张的疆域。

这种眼神叫孩子们仰慕，叫大人们夸赞，却叫我觉得莫名恐惧。

这时老妈就从窗口探出头喊：“南烟，不要把北木带坏。”我便拉起北木迅速逃开，跑向隔壁的小巷子，那里有一群小孩，等着我去决斗。

我以一当十，寡不敌众。却没有人敢去挑衅在一旁淡漠注视的北木，他们把他当成是大人，不想去招惹他。独独我扑上去反抗，愈战愈勇，最终被推倒在地，狼狈不堪。

待他们大笑着离开，北木才向我伸出手来，目光却落在远处，像是认为我很丢脸似的。我狠狠打掉他的手，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大喊道：“北木是胆小鬼，只有我是战士。”

而他只是沉默，嘴角还有隐约的笑意，以此表示对我的不屑一顾。后来他告诉我，因为他不喜欢打架。而对于不喜欢的东西，他从来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那么，你为什么不救我？”我抚摸着身上的伤，愤愤地问他。

他依旧沉默，面色沉静淡然。而我也终于有了答案——因为他不喜欢我。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几岁了。我只记得在当时一起玩的一大群孩子里，只有北木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他常常会在旁边看书。什么书都看，有时是连环画，有时是百科全书，也有外国名著或者《安徒生童话》，还有的一些是我连书名都看不懂，北木对我说其中的一本叫做《资治通鉴》。我问他：“有趣吗？”

“不有趣。”

“那你看它干吗？”我一头雾水，眼睛睁得跟核桃一样大。

“学习。”他低下头去，再没工夫看我一眼。

我觉得这个家伙很怪，明明是一起长大的，可为什么他就那么奇怪。



南烟，北木，是一对注定离散的名字。
——而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背道而驰。

他不是书呆子，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玩，但每次捉迷藏，他总是有本事把别人通通找出来，而换他躲的时候，却永远都没有人能找到他。

北木是个奇怪的人。

但更奇怪的是只有我这么说。人人都喜欢他，大人说他是天才，孩子说他是王子，唯独只有我认为他是怪物。

他好像什么都会，却又好像什么都无所谓。

我几乎从来不曾看到他开怀地笑，放声地哭，任性地向某样玩具。他的衣领总是干干净净，走路总保持固定的节奏，每天都会洗澡，每周理发一次，每个月看五本书。

有时我在他家里打游戏机，他居然还能在一旁静心看书写读后感。我装着大人的口气问：“北，你这样，会快乐吗？”

“那什么才叫‘快乐’呢，南？”他挑起眉毛问我。

“出去玩啊，打架、丢石子、捉迷藏、打水仗，那样才会快乐。”我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可是，我不觉得那样会快乐。”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茫然。那种夹杂着某种忧伤的神情，叫我一阵恍惚。

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人，虽然我们出生在同一天，却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五岁的我想，北木，他一定是个外星人。

<03>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和北木同校。

我们完全不像小说里的那些青梅竹马，北木从来不为我做功课，从来不关心我的学习，从来不会牵我的手，温柔地对我说话。

我们只是每天一起回家。因为老妈让北木看着我，不准我惹事。

北木常常会看着走廊墙壁上贴着的考试成绩排名，对我感到匪夷所思。他说：“南，我认为数学要考 11 分，恐怕还是需要一点本事的。你随便写几个公式，恐怕也不止这个分数吧？”

我对此不置可否。可眼看自己的成绩就是这么糟糕，我有什么办法？

仰起脸，排名表上的首位，最高处的地方，用加粗的大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北木”的名字。

这是学校每月都会进行的排名考试，按照成绩来分班，北木自然是在最好的一班，而我则理所当然地分到最差的八班。于是每天放学，北木都无可避免地必须从走廊的那一头，穿越各班老师的点头微笑和无数女生的恋慕眼神，到这一头我的教室门口来等我。

我的班主任见了他总是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赞赏道：“北木啊，又在竞赛里拿奖了吧，有空也要督促一下你妹妹嘛，她太散漫了。”

在学校，人人都以为我们是兄妹。

北木已经是众所瞩目的焦点。频频在各种竞赛里拿奖，担任一家知名报社的小记者，常常上台作为学生代表演讲发言或者交流学习方法。他依旧不爱说话，沉默并且高傲，却还是有大批追随者，身前后议论纷纷，在情人节或者圣诞节的时候送他礼物，甚至有女生尾随我们一同回家。

那条原本乏味的回家之路，也因为这些小小插曲而变得有趣起来。

常常会走到一半，北木突然压低声音说：“左转。”在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侧身闪进左边的小巷子里。我不明所以地跟上去，紧挨着他躲在一处隐蔽的围墙后，问他：“怎么回事？”

北木食指抵唇，当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果然有好几个别班的女生，站在岔路口东张西望。

“他们人呢？”

“不知道啊，一眨眼就不见了。”

“那我们要往哪边走？”

“哪条路都不认识啊……”

“还是回去吧，天快黑了。这地方晚上很恐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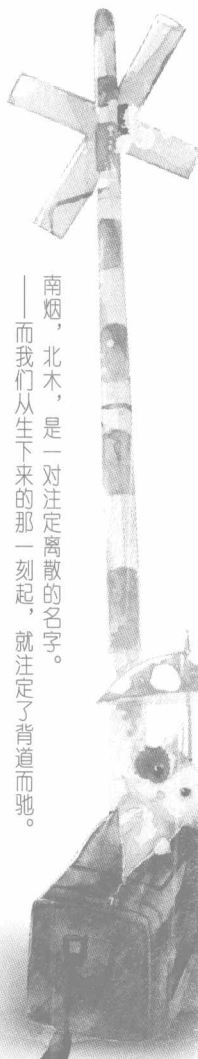
“好吧……”

说实话，我真是觉得这一切匪夷所思，站在我身边的北木，这个穿白色衬衣系黑色领带总是穿一双 adidas 贝壳头复古鞋的男生，怎么看都没有三头六臂，居然能令这么多女孩子为之着迷。真是好笑。

他单肩背着书包走出去，回过头来唤我：“走吧。”

“她们为什么跟踪你？”我明知故问。

“不知道。”他面色淡漠地回答，手插在口袋里，神态自若。



南烟，北木，是一对注定离散的名字。
——而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背道而驰。

我跟上去，嘿嘿地笑，“北，看来你很受欢迎呢。”

“无所谓。”他的眸色漆黑如墨，嘴角是一弯残酷疏离的弧度。如果不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一定会认为这个男生是在摆酷，毕竟没有多少人能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让人着迷。

但要命的是，北木就是这样毫不造作地，将“冷漠”两个字，演绎得出神入化。

还不仅仅是如此。即使是我所在的糟糕班级，都有许多女生公开声明喜欢北木。

她们染着红色和黄色的头发，一边涂甲油一边谈论着北木，他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衬衣或者T恤，爱吃KFC还是M记，戴的那块表是哪个牌子的，以及喜欢哪一类型的女生。

她们往往自视甚高，把北木当做那些与她们亲热拥抱的小混混，她们伸展手指欣赏着自己的指甲彩绘说：“要是我出手，北木当然是我的。”

然后看向我，“南烟，你说你哥哥会不会爱上我？”

在分班之后，北木应我妈的要求每天放学给我补课。

他给我做考卷，自己在旁边看高中课本。他就是这个样子，上学前就看完了小学课本，小学时又念完了初中的，到了初中就开始读高中的。却又不肯接受跳级的建议，甚至在小学升初中的时候，令人诧异地拒绝了一所重点大学附属中学的邀请，理由仅仅是：离家太远。

大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我常常会选在这个时候睡觉。北木不管我，他只是因为答应了我妈给我补课所以推脱不得。

他看累了，我睡醒了，我们就聊一会儿天。其实我们的话题少之又少，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人。但奇怪的是，他说的话我明明听不懂，却又觉得莫名地亲近熟悉。

当然，北木不会傻到对牛弹琴，和我谈论学习。他会说起他最近看的书，会说一说他眼下的生活，在这个时候，我又会看到他眼睛里那种茫然的神情，甚至有些茫然无措的样子，让我诧异。

他是别人眼里的天才，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叫做“快乐”的字眼，找不到欢笑或者哭泣的理由。

他说：“南，我的世界是一座塔。仅仅只有一座塔而已。”

他说：“我们必须丢掉许多东西，才能飞得更高。”

他说：“幻觉有的时候，很容易淹没我们的感知。而我们假想中的快乐，根本从来不曾存在。”

我在恍惚中睡过去。梦境连绵不断。我从小就喜欢有人在旁边絮絮叨叨哄我入睡，即使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会觉得格外安心。就像小时候，妈妈在床边讲故事。

当我半梦半醒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北木的轻声细语，遥远又邻近，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我迷迷糊糊地想去听清，却发现完全都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现在想起来，也许连他自己都未必明白。

那是十几岁的年纪所不能懂得和解释的。

“是否，可以选择一种姿态，直抵心的尽头，问问它，到底想要什么……”

北木来医务室看我的时候，我的手上绑着绷带，头上贴着纱布，脖子上还有紫色药水。北木笑出声来，“南，你那一身打架的本事呢，同女生大打出手，怎会不反击？”

我“哼”了一声，不作答。

是我不甘心，我不要一世都被唤作你的妹妹。我心里想，你是北木，我是南烟，我才不要同你一方。

北木没有再问，为我去教室拿了书包，扶着我离开学校。

这天回家路上他背了我，我只得乖乖告诉他事情经过——

是我抬起脸说：“北木才不是我哥哥。”

那一群女生惊讶极了，连忙围上来问：“那你们干吗老是一起回家？”

我骄傲地扬起头大笑，“因为他喜欢我。”

北木听到这里，嘴里“哼”一声道：“少臭美了，我怎么会喜欢你这样一点都不像女生的男人婆。”转而又问，“就因为这个和她们打架？你们女生还真有趣。”

可还未等我开口争辩，便抬头看见前面树下站着一名白衣少女，像一朵盛开的栀子花那样，安静而美好。北木把我从肩膀上放下，说：“南，你先回家，我还有点事。”然后就径直向她走过去。我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而他喊着她的名字，转身离开了我。



南烟，北木，是一对注定离散的名字。
——而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背道而驰。

——“小锦。”

纪小锦，这个穿白色衣裳的温婉秀丽的女孩子，和北木同在年级里最好的一班，被称为“金童玉女”。她微笑地看着向她跑去的北木，笑容柔软温暖，左边嘴角有一枚浅淡酒窝，宛如背后有洁白翅膀的天使。

我在那一刻突然有这么的悲伤。寒冷一点一点包裹了我的身体，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看着北木与我背道而驰的瞬间，我难过得直想哭。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就已奔向彼方。

女孩同北木在那棵合欢树下讲话。女孩温柔，男孩俊朗。我第一次明白北木如此受女生欢迎的原因，在那些凌乱而冗长的岁月里，他居然已经长得这么英俊，有着锐利而冷漠的眉目，以及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的洁白衣领。

我竟觉得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如此般配。

那个人早已不是我记忆里的北木了。

Chapter.02 用我的方式来爱你

<04>

从那一天起，我不再勉强自己好好学习。我放弃了和北木并肩而站的任何机会。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们早就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他身边的女孩应是如小锦那般的，或者是别的温柔秀美的女子，但无论如何，都绝不可能是我。

“南，你若能有小锦的一半乖巧，那所有人都可以心安许多。”这是北木的话，他说这些的时候，眼角有无可奈何的笑。

我习惯了他长时间的淡漠和偶尔露出的笑意，我习惯了他站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我习惯了以这个仰望的姿势去关注和凝视他。可是当我看到北木和小锦站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其实我们是兄妹还是邻居，是青梅竹马还是指腹为婚，根本都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说法。在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千万人里，上一秒陌生，也许下一秒就成为并肩的伙伴。

既然我已不可能如你所愿，何不就逆流而去。

我迅速而决绝地堕落下去，一夜间成为坏学生的典型。和班里的那些女生一样，我染了红棕色的头发，我打了七个耳洞，我的衣服上常常印着骷髅头，我的指间总有点燃的七星，我的随身物品变成打火机。

南烟，北木，是一对注定离散的名字。
——而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背道而驰。



我突然发觉自己是很好看的。按朋友的话说，我的眼睛很迷人，我的身材很匀称，我的皮肤白皙柔软，还有，我的性格直爽，我的笑容甜美，我的思维活跃。

北木，原来我并非一无是处。

只有在你身边，我才那么渺小卑微，那么粗糙不堪。

我再也无法忍受被人拿来比较，南烟北木，如何如何。我甚至恨北木对这一切竟如此漠然无视，任凭别人将我说得如何糟糕，北木却还是北木，聪明优秀气质高贵的王子，而我这只丑小鸭，绝对不会有变成天鹅的一天。

那么，让我们就此殊途。

不再迎合旁人，不再隐忍伤害，不再介意流言。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找寻真正的快乐。

我有了许许多多朋友，也有许许多多男朋友。他们没有北木那么优秀，可是他们能让我无比快乐和骄傲。

他们让我在没有北木的世界里尽情发光。

我很久没有再和北木一起放学回家，因为我总是逃掉晚自习的课。朋友们在楼下等我，对我吹响亮的口哨，然后我们去喝酒，跳舞，或者帮人拉场子。

我每天都很晚回去，花很多的时间来看杂志和抽烟，挑选明天要穿的衣服，看看耳环和帽子是否搭配得当，项链的样式是不是本季最流行的，研究新款的 zippo 要怎样才能玩得出神入化，哪个品牌的眼影颜色漂亮……

所有人都对我的堕落毫无头绪，并且束手无策。

连我自己都有一种腾云驾雾日行千里的错觉，闭上眼睛，跟随自己的感觉，一直飞向陌生的天空。滑翔的快感如此强烈，我觉得自己变得很轻。快乐来得轻而易举。不必烦恼今天的作业和明天的考试，不必担心学生手册的签名和每个月的家长会。这样多好。

做个坏孩子，多好。

那一天学校提早放学，我站在校门口等男友 A 来接我放学。

A 的名字叫阿开。我的男朋友太多，我常常会计不清楚他们的名字，索性就起个代号，ABCDE，这样多好吧。

我嚼着口香糖，斜挎着书包，因为是在学校门口，我一直忍着没有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然后我看到北木正从门口出来，下意识地转过身，但还是被他看到。我皱